

諸

子

平

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

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陞竝陽華

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爲荊  
州浸波澆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  
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  
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竝非也說詳羣經  
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  
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竝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  
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竝曰凱本作  
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

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  
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七

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  
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  
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  
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  
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  
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  
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

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  
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  
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  
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

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  
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  
爲壘廣雅釋詁壘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  
與下文其城郭庠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  
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眾則罷怯

務本

懃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

論大

懃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

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譎之證此文通譎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鱗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

乎不周二字當屬上白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  
雖不盡可考然卽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  
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  
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  
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  
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

木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  
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  
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



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  
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  
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  
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濃

樾謹按濃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  
段膿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膿注曰膿厚之味也是  
矣說文無濃字膿亦鹽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

之義然衣部禮衣厚貌西部釀厚酒也衣厚謂之禮  
酒厚謂之釀然則味厚謂之濃正合六書之例未可  
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  
沅疑爲噉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  
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  
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  
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三

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  
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  
致之四字亦無著矣

道者止彼在己

懃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  
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  
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  
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  
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  
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竝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

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  
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  
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  
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  
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樾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  
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  
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

之也玉篇遠移也移之爲羨猶遠之爲移矣

各一則不設

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俞爾雅釋詁俞合也是設與俞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

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汜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畧同

故嫖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

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  
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  
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  
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  
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  
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穢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  
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  
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



卷五十三  
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  
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 必已

穢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摎稱篇禾  
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壤字

不衣芮溫

穢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  
非也溫讀爲緼禮記玉藻篇緼爲袍鄭注曰緼謂今  
續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間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

慎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散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

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鄣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

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鄣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鄣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鄣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闈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土焉曰爰旌自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五十三  
十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  
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止與此  
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士字因誤爲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權勳

樾謹按斬當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斬文  
選海賦夔陵嵒而斬鑿注曰鑿與斬古字通是鑿有  
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

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

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恩恩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恩恩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竝

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恩恩者因俗書恩字作忽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眠衽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竝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濶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  
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  
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  
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

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  
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  
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  
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  
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竝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竝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

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

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穢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

察今

穢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

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竝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機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

梅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復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 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良治也從又從冂冂事之制也然

則服事之服字本作段今經典皆作服而段字廢矣  
下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  
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  
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  
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  
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  
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  
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

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邠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邠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邠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



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補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  
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

正名

樞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  
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  
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  
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  
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樞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  
一對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

一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桓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潛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剛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

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  
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  
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  
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竝  
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悅惑也然則  
遇悅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悅與下文譽以  
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  
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墜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  
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

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真人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真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佺紀曰大真或作大莫竝其證也真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

君守

樾謹按曰乃昇字之誤昇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

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  
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  
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  
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  
好以己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  
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  
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  
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

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差讀爲嗟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差智故曲巧譌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嗟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  
作芑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甘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  
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  
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  
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

制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旂者旌旗之旂訓與旒同然則從旂從流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龐毛傳曰龐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

爲龐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龐  
龐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

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  
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  
不可柰何爲實也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  
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卽如何也昭十二  
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旣以不知  
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實也孔子  
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可證

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柰何也以柰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

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

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

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注辭

一樞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竝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  
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  
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  
段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  
竝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  
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  
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  
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

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被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  
一證也字亦作爇舉難篇爇火甚盛蓋爇焦聲近通用  
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爇火不息釋文曰爇本  
一作焦儀禮士喪禮楚焯置于焦注曰焦炬也所以然  
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焦注曰未熟曰焦是其  
字本作焦說文火部焦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  
者從省此篇作蕉則段字耳

寡人甯以滅爲司徒無用印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甯以臧爲司徒無用卽乃極言卽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卽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窈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卽雖不肖猶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



特絳宥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  
負持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  
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  
也故曰叩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  
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叩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叩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  
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叩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  
也令臣責叩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竝有令字故  
誤今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

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樞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

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

具備

槌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

離俗覽

槌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卻而自歿

槌謹按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畧曰斷首曰刎

又曰刎古文刃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刃頸也  
楊倞注曰刃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刃爲刎  
此又作歿者歿卽刃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  
廷歿亦當爲刎

澹乎四海

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  
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  
國傳師古注竝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澹  
愴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

用民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  
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  
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  
而罪之 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  
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  
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  
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  
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畧相

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獼狗而弑  
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  
蓋涉下句而行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  
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  
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  
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舉難

樾謹按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特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大道篇中



心物體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懋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

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

長柄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知分

樾謹按兩恬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

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

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草矣呂氏此文蓋卽本晏  
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嬰子  
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華  
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  
致誤耳

####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  
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  
迥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

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犧此匹  
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  
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  
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  
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

達鬱

樾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  
釋文竝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  
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

行論

一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

駢志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

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尙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

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  
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  
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  
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竝作夫當從  
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精

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  
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

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竝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

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

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櫓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輶輦者亦段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

從之也人脫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  
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  
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

疑似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塿說文土部塿保也連  
言之則曰保塿九章算術今有方塿塿是也塿塿卽  
保塿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  
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  
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  
猶云爲高塿塿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



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

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  
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  
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  
卽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越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  
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越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尸爲止常訓  
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

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卽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

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

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知化

樞謹按論當作論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  
論也不論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爲已  
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  
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  
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  
也高注未明

肉圃爲格

過理

樞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  
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王裁詢足  
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  
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  
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  
糟巨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  
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  
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枯諸侯

摠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

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  
蓋此與上文糟三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  
玉篇草部漱齧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

壅塞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  
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  
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  
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  
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  
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

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

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誼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

自知



樾謹按況讀爲鎧說文金部鎧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鎧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當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

復茵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  
官宰夫職注復茵改之罪卽報國改之罪說文全部  
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  
言右主然後言茵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  
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  
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八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  
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  
本作茵改則茵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  
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  
易更可見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博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

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用蒙耻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

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  
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卽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  
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  
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  
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  
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  
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  
字屬八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卽又  
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  
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

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太可也

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歸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匠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

士容論

樾謹按術當作變乃段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

左傳是僇言也正義引服虔曰僇僞不信也然則巧  
僇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

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論大篇作竈突決  
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

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竝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  
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  
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  
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

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  
書段借之舊辨土篇曰必厚其鞫又曰其鞫而後之  
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  
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  
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  
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  
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  
文滌潰也滌卽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潰義相  
應蓋淪變作滌又省作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  
作四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  
其韻矣

子能以窶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捐之以陰乎

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韻淫風爲韻堅均爲韻糠疆爲  
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突字之誤突與陰正爲韻  
高注曰窶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窶爲突猶  
以不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



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以耜耨並言則此文人耨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並言可知矣耜謂耕

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耨字從呂肥字從  
卩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

篇上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蕓篇曠  
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  
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  
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  
穀竝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

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樞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壹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搏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搏是專與搏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搏不聽見本篇夫搏國不在敦古尹注竝曰搏聚也又內業篇搏氣如神注曰搏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

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曉而專居則多死  
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  
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

審時

榷謹按高注曰奪或作奮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  
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奮部奪手持佳失之也故引申  
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斂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  
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卽今人言漏脫  
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眞  
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是也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芳蕪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

搏米而薄糠

樾謹按搏之言圍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鴻廬人刺兵搏弓人紆而搏廉鄭注並曰搏圍也楚辭橘頌篇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圍也楚人名圍爲搏然則搏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亦以圍搏並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隘方言曰隘噎也秦晉或曰監又曰噎然則不監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赫赫者赫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赫籀文隘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隘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